阿毘達磨世界觀

·吳凱勳·

本文所謂的世界觀，不是論世界的本質、成立原因及其意義，即非Weltans chauung或cosmology的意義，而是在探討世界起源及現象的一般理論。

原始佛教的世界觀，如佛陀的目的，在求轉迷開悟，即須先正視所給與的事實，因無視事實，徒求構成宗教的對象，是不得稱爲眞實的開悟。但佛陀所謂如實知見，不在專究事實爲主，而是在價值上，對面前的事實世界給與正當的批判。在此意義下，佛雖主張正視事實，但對解脫無關的事物，不必多加注意。易言之，佛雖以所謂世界爲觀察的對象，但對物理的世界，生物現象的本身，可說是不多注意。如有人以爲佛陀是從天文、地理，到動植物等界說加以研討，或論究種種現象，那是極大的誤解。

到阿毘達磨論師，與當時一般的世界觀，起初保持相當的關係，但之後即發揮一流的特色。佛教本來的主意，認爲倫理的心理的世界觀與事實的世界觀，是可調和的。這種調和論，在漸次被整理的同時，阿毘達磨論書的統合創作，即極爲盛行，且進一步將原來以獨立題目來處理的，完成其論書的一分科，最早欲達成這一企圖的是「施設論」。其中「世間施設」，即專論世界觀的權威。後來世親阿毘達磨「俱舍論」似爲倣效「施設論」的體裁，主說「世間品」。「世間品」的世界觀是繼「大毘婆沙論」的批評精神，可說是顯示了阿毘達磨論書中的最高頂點。自來，一提到佛教的世界觀，即想到「俱舍論」的「世間品」，其理由或在此。

在未入本題前，先就佛教的世界分類法，加一說明。在佛教，世間有二義：一是物器世間；一是有情世間。前者是說世界的形象，有情的住處；後者是指住於物器世界的生物總體。雖則兩者從不可分離，但在觀察敍述的便利上，常作此二分法。

世界分爲三界，是佛教與婆羅門教相同的地方，祇不過，婆羅門教是以三界爲天、空、地，而視爲物理的器世間；佛教則以三界適應精神的境界，從禪定修行的階段推究，分爲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就是佛教的特色之一。欲界，是慾盛的地方；色界，慾雖加抑制，但尚未完全脫離物質的束縛；無色界，則指謂全離物慾，精神淨化的純獨立體。所以佛教到阿毘達磨時代，與當時神話的物理的世界觀相呼應，將此三界，雖修整至某種程度物理的存在之形，但到頭仍

把一切，欲從倫理的唯心論的立場予以解釋。

婆羅門教的世界觀，認爲世界的起源及終滅爲神的覺醒及睡眠；而在佛教，始終說成爲或依附於因緣的關係，決不承認有絕對意志的存在。至其關係的終結，是依有情的業力，故萬有的建立與破滅，終歸依於我們的意志。照此理解，佛教的世界觀中，似無起源論的疑題。

再自阿毘達磨的觀點，從物理上分析三界，其中的無色界因已全離物質的關係，故在世界現象論中，不必涉論及此外，色界與欲界仍多少未脫物質的需求。作爲器世間來論，欲界以須彌山爲中心，下自地獄，上至卅三天，或以鐵圍山爲外圍，以須彌山爲中心，即包括九山、八海、四洲、日月、星辰等。然尤須注意的是，佛教不光指涉此世界，而是一切世界在佛的心目中是無盡的。在婆羅門教中，對這世界已說及無數，佛教即說有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。到阿毘達磨的盛期，就以大千世界爲一宇宙了。小、中、大千世界，縱有大小之不同，互爲內涵外延，但其成壞的歸趣，可說是其同的。緣此，多數的世界，集結爲一群，在大體上，彼此具有可徵的共象，所以理解一個世界，就可理解全部世界。

以上所述，乃是阿毘達磨的世界現象論的概觀，然我們始終不可忘的是，這種世界觀，並非爲佛教所特有，而是當時流行於世的，但佛教把它加以改造而已。（師大）

一、本刊發行行將三年，端賴詹煜齋居士基金會及各方大德發心支持，雖在經費萬分困難中，仍多方革新，力求進步：由四開單張，到三十二開小冊；印數數量亦自三千餘份至八、九千份。博得中外讀者予以好評。惟以支出經費漸已無法維持，有被迫停刊之勢。嗣以**本社駐美洲總代表詹勵吾居士**，一再來函勗勉同仁必須排除萬難，繼續爲讀者服務。並將其今年原擬回國計劃中之旅費美金一千元，移充印刷等費用，使本刊仍得與讀者見面，詹居士之功德實不可思議！

二、由於詹勵吾居士之號召，我國旅美大德學者，紛紛發心樂捐本社費用，計已收到：**應行久居士美金五十元，張文忠先生加幣二十元，羅育智先生加幣十元，吳公虎居士台幣五百元。**敬此一併申謝！